

Taid O'Conroy 著

陳煒謨譯

The Menace of Japan

日本的威脅

正中書局印行



譯者弁言

一

首先第一着，在評定本書價值之前，最好讓我們先介紹本書的作者罷。

本書的作者鄂康樂 (Ferdinand O'Connor) 是愛爾蘭人，但實際上他亦可說是俄國人所稱「東南西北之人」。他的這種四海爲家的色彩很濃厚。他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住過，他在俄國、丹麥、土耳其與日本都教過英文。他是一位最能實行所謂「入國問俗」或西語所謂「到了羅馬，便照着羅馬人那樣的做」的人。隨便到那個國家，他就努力做出那個國家的人的樣子，而且練習用那個國家的人的眼光或見解去觀察或批評事物。他對於中國，尤其能以善意的態度來批評；讚美的地方頗多，指摘的語句很少。而且在幾年以前，他還有先見之明，預覺到有一個時期，中國將統一而成大國。不過，他覺得有一個國家足以阻礙中國——即日本。他說這話還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後來的事情發生與他預言的話竟若合符節。

他到日本不久，便與一個日本貴族家庭的女子結婚；關於這婚事，女家的親族幾乎無一個不反對的。但有幾年的時間與東京警察總廳的外教科保持着密切的關係，由此得了不

少材料。他在日本住了十五年以上，在這樣長的時期內，他所結交的幾乎全是日本人。在外表上，他採取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看起來他簡直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了的。的確，一直到他死的時候，他還脫離不了這件爲工作的目的而自己披上的外套——「東方的風習」。

不過這「東方的風習」對他亦有好處。這使他能夠有入場權，去參加日本軍官們的聚餐、宴會，在那裏，每當酒酣耳熱之餘，這般軍官們的話便多起來，態度亦並不像平常那樣淡焉漠焉的了。「酒醉道真言」，的確不錯。因爲這個，使他從東方的觀點去研究日本文字、日本心理與日本歷史。

郭康樂氏是在日本東京的慶應大學教書，那大學有「日本的牛津大學」之稱，出來的學生都是國家將來的統治階級；此外他還在國立海軍大學，夜課學校與學術機關均做過事情。他之所以擔任各種職務的原因便是要深入觀察日本各種階級的人的心靈。每當假期，他便到鄉間找農夫談話，與牧師一起生活，有時還故意到這國家的偏僻地方去，其目的無非是爲他所接觸的日本生活的範圍，更加擴大與充實而已。他一方面從事於這種種的研究，另一方面則他的社會關係，使他又能夠參加皇宮裏的遊園會與國家的祝典等。後來他又將日本的各種秘密團體，留心研究一番。這些秘密團體都是與軍閥聯合着，出氣，狠狠爲好的。

郭康樂氏的社會關係真可佩服。他是一絲不苟，處處表示出客觀態度。在他由日本回國

的途中，他還在日內瓦留住半年，專門研究國際聯盟與國際勞工局。有這樣的精神，難怪從前國際聯盟的主席在處理「一九一八」事變，將要決定對日的政策的時候，還將這書的原稿，作為重要的參考資料呢。

總之，說他是個「日本通」，這有百分之百的真實。

二

近來，關於日本問題的書漸漸多起來了。有的是寫日本的野心與擴展政策的，如基督科學導報的記者張伯倫氏所著的「日本獨霸亞洲」；有的從經濟的基礎來暴露日本的脆弱，揭穿日本的紙老虎，如尤脫萊女士的「日本的泥腳」；有的從軍事準備方面，以客觀的統計材料，顯示日本的無能，並不是如想像一般的可怕，如諾寧與約翰的當「日本作戰的時候」；有的純然記述日本的對外關係，或者不如說是描寫日本如何對待外國人的種種事實，如威爾特氏所著的「東方的外國人」；更有專門描寫日本特務人員的橫行霸道，如樊思伯的近著「日本密探」；……這樣繼續數下去，是很多很多的。然而我們還須得從根本方面了解日本與日本人——日本這國家與在日本國內的人民。這纔是基本的工作。

鄂康樂氏的這一部書，便是彌補這一方面的缺憾的。他不是枝枝節節的研究，而是從根本上去了解日本——日本這國家與日本的人民。提到日本，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見解，以

爲日本的軍閥即使是萬惡的，而日本人民則很是純樸的。因之倘使專門去描寫日本軍閥的罪惡，而忘却日本人民，這亦是偏見。名記者田伯烈氏替樊思伯的「日本密探」一書作序，即抱着同一的見解。這樣的話當然無可訾議——而對於一般的日本人民的描寫，這本書亦有它特殊的貢獻，遠非他書所能及。

當本書的著者鄂康樂氏去到日本之前，他亦是懷着傾慕與嚮往之情的。本來他在歐洲的時候，就看見過日本的婦女是被日本男子侍奉得像皇后一般。她們的態度都很可愛。所以他想像中的日本亦是如文學家小泉八雲所描寫的那樣：是上帝的淳樸兒女所居的理想地方。他想像中的日本是如此美麗：荷香撲鼻；櫻花盛開；純樸耐勞的人民；美麗的女子；天方夜譚般的故事；矮樹；花鳥蟲魚的圖畫都很精緻；栩栩欲活——總之，簡直是現代的奇幻的仙境。但到了那裏以後，他的觀感是怎樣呢？千真萬確的，他發現日本的人民——即一般民衆——是純樸的。他發現日本的女子誠然是美麗的，而西方人士對於日本的好的觀感亦大半起源於這些美麗的日本婦女的印象；不過這同時亦被他發現了：這都是預先安排的巧計之一部分。日本派遣這些女子同着她們的丈夫去到歐戰各國，特意把這般女子待遇得很好，拜倒石榴裙下，以蠱惑西方的人民。日本人愚弄歐美人士的各種情本領真大。有些地方，他們竟信以爲真了。這般美麗女子之被派遣出來，亦不過是日本固定的宣傳工作之一部分而已。日本人民雖很樸實，然而他們不是日本。鄂康樂氏漸漸覺得，在

日本的天皇與議會之外，還有一種力量——那纔真正代表日本。他說：「以它的外交政策來代表日本的是日本軍閥。」這是他的名言。他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據鄂康樂氏自己說，在他未去日本之先，本來只預備在那裏住一半——或者最多住兩年的。然而結果他竟住了十五年之久。這是因為他的日本太太的關係呢？還是因為他的日本研究愈來愈複雜，愈需要長久的時間的關係呢？他並沒有明白的說出——想來兩樣都有。

本書計分十二章，其中所敘述的有日本的歷史，日本人心理與外國人，日本的靈魂，佛教與基督教，日本教育，日本婦女，……等。第十章是最長的一章，也是最賣力氣的一章，約占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所記多係未經人道過的掌故。

本書原著者將最末一章的標題，借用法國左拉的名言，「JACCUSE（我控訴）。這裏還有十段小小的故事，可以說明鄂康樂氏天真的性格。他在日本住得太久，看得太多，骨鯁在喉，亟思一吐為快。他是一個有心人。他真的「控訴」了。他本來不贊成各國外交部的辦法，把日本歸入遠東司；他是主張日本應專立一司的。他就寫信給各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警告他們，危機一觸即發，他甚至還預言這爆發的日期，他的話並不錯。他明知這樣做，別人要把他當作一個患歇斯達里症的呆子亦未可知。然而他說：「倘若各國對於日本有一絲一毫的了解，我是不會寫那些信的。」他是憤慨各國對日本之無知，心所謂危，不

敢不竭誠相告了。

本書在倫敦出版後，英國各著名報紙均紛紛給予好評，舉其著者如每日素描評爲「此乃鄂康樂教授之文學的炸彈也」。而滿地斯特新聞夜報則謂：「吾人讀鄂康樂先生所記下之各事，未有不深感著者態度之真誠者。他的文章是簡樸，然而描寫是逼真的。」蕭伯訥老頭子以怪僻聞於世，對於鄂康樂教授及其著作亦推崇備至。他說：「這是一本重要作品。我願意你去告訴大家都讀讀它。鄂康樂教授是世界上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在本書原稿寫成後，鄂康樂把它送去向克佛思(Alfred W. Cuntis)請教。因爲這位克佛思先生是在日本住了六十年以上，一般留居東瀛的外國人士都尊稱他爲「日本大老」。他的經驗多，資格老，所說的話真是一言九鼎。結果他回信給鄂康樂，稱道不置。茲將原信逐譯於後，以爲了解本書價值之一助力。原信云：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寄自神戶源通。七丁目一號附2號

「親愛的鄂康樂先生：

「請讓我告訴你，我很感激，因爲你給我以機會拜讀你的講述日本的大著——無疑的，這是一件重要而且有價值的作品。我很相信，俟你的著作出版後，就可以掃除許多錯誤的觀念與見解；而這些見解時至今日尚不幸有人把它們當作關於日本的可靠

的報告。

「祝福你，好運氣，並且誠懇的慶賀你，因為你把日本國民性與日本人的信仰都巧妙的分析，其結果我相信對於國際關係影響之大，有出一般人意料之處。

「大約三十年以來，我都是神戶報知新聞的出版者與總編輯，我敢說，像你這樣的完整精密分析那操縱日本國運的力量與因子的著作，這還是生平第一次看見呢。

相信我，

你的最誠懇的

克憐思」

總結的說：本書的好處，第一在於材料之認真。鄂康樂是一位學者，本書處處表現出學者一絲不苟的精神。他在日本住了十五年，然而他說：「十四年間我都在搜集本書的材料。我在書中所列入的稍涉重要的事件，並無一項沒有事實的文件作為根據的。」這是何等的精神！法國大文豪佛勞貝以著書認真出名，所以有「像座大於石像」的名言，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搜集材料的功夫遠甚於著述的功夫，然鄂康樂氏較之實有過之無不及！

第二，鄂康樂氏很有文字的天才。還是用他自己的話：「無論如何，我發現自己頗有學習語言的才能，我無論遊歷那個國家，很容易就把那個國家的文字學會了。」他的日文好，所以能深入研究。他的英文表現出來亦非常流利，並無一般翻譯學者晦澀的毛病。

或者有人要說：這本書出版的年月未免稍早一點罷。本書第一版是在一九三三年印行的，恰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而鄂康樂氏呢，在一九三五年他把這書的增訂本完以後，便與世長辭了！這也是過慮。其實這本書與席勒（James A. B. Scherer）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日本同世界挑戰」那書一樣的新——或者更甚。這些地方頗使我們想起西洋的一句現成話道：「當你聽見一本新書出版的時候，就回頭重譯一本舊書罷。」——並不是我們故意抹煞新書，而新書亦自有其價值，不過像鄂康樂的這樣的書，即使兩舊，因為是從根本方面去研究，而又事本經驗，皆從耳聞目親而來，幾乎沒有一個字無來歷，所以也還是值得仔細一讀的。

最後，關於這書中的日本名詞的翻譯，友人蔡南冠兄給予最大的助力，謹在此附筆申謝。

陳煒謨二十八年十二月於巴縣縣興隆場

目次

第一章	日本歷史斷片觀	一
第二章	日本人心性與外國人	一九
第三章	日本人民與日本帝國	五〇
第四章	日本的靈魂	六九
第五章	佛教與基督教	八一
第六章	教育	九三
第七章	日本婦女	一〇七
一	少女賢妻與良母	一〇七
二	家庭中的婦女	一一三
三	實業界的婦女	一二三
四	妓女	一三二
五	藝妓	一四二
六	其他職業	一四五
第八章	從皇室復興到歐洲大戰時代日本愛國思想之發達	一四七

第一章 日本歷史斷片觀

「好罷」這就是我們日本人最古舊的也是最堅強的信仰，就是日本帝國最初是由天照大神傳授給^①的後裔的，同時還說，「我的子孫們，以其具有神力，將統治此土」。這便是日本皇族的起源。這古舊的立國的信仰是被稱為「神之道」，這個，我們相信，是日本所特有，而在地球上其它各處都找不出的。「神之道」一語的意思是說遵從神道，或者本身即具有神道。就以這種意義，而且也爲了這原因，日本這國家自開天闢地以來都是君主國，將來亦還要如此。自從我們皇室的祖先系出天神，統治斯土的那個遼遠的古時起，迄至今日，全帝國內都是雍雍睦睦，從無叛徒謀奪皇位的事情發生。」

以上引用的這段話，是摘錄自一位日本學者——堀岡文一教授——在亞細亞協會開會時的講演，開會的場所是在東京的德國大使館，時間是在一九二八年。他的這一段話表示出日本民族中幾乎每一分子所同具的堅固的信仰。這番演說詞是用十分真誠的態度在聽衆之前宣讀的；這聽衆中又以歐美人士居多數。並且那天到會的人士中還有長於鑒識的史學家，亦有西方各國的熱心研究日本歷史的學者，然而這位講演的人却又顯然的假定着，他的聽衆都會把他所說的話當作正確的事實。在一個日本人的眼裏看來，這正是他的宗教的基礎，亦是他的信仰的本質，時至今日，這信仰是正在被日本人懷抱，珍藏，並且猜忌

的護守着，這情形是較之日本歷史上的任何時代爲更甚。

說到這裏，如果從神學的觀點來討論我在上面所引用的話，那是不必需的。但若把日本歷史上的各種事實來同上文引證的話比較參照，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真的，日本自有歷史以還，一向都保持着君主政體，歷來亦並無重大的陰謀，企圖以另一種或其它任何種政體來代替皇室，單就這一點而論，我們可以承認上文堀岡文一教授的話，「從無叛徒謀奪皇位的事情發生」。不過我將盡力指出，日本的皇帝如果是神明，那麼，他們就往往沒有享受過神明所應受的尊敬；而且這在日本歷史上亦是一種特異之例，在皇室被逐時代，延長至二百五十年之久，這般皇室中人大半都被迫着爲餬口而做工，或竟至捱餓，而這時的日本，却非常的紛亂，一點也不雍雍睦睦。爲德川家的僭竊者所統治着呢。

甚至就是孝明天皇，他是當今日本天皇之祖先，被尊爲「天子」，並且在日本皇室中，他是最後一個爲僭竊者作成事實上的囚徒的人，然而他的統治王位，亦可說是有名無實。日本作家散太郎論及他道：「在孝明天皇的忠誠的臣民看來，在所有別的皇帝中，這位帝王或許更值得在後代的人的心中占一永久的地位。任何日本皇帝所過的生活都沒有他這樣的不幸，無數的慘憺的故事都可以列舉出來。想想他是怎樣在身體與精神方面都飽嘗痛苦，——他對於他的可愛的妹妹嫁給江戶氏（僭竊者家族中的一位）這椿事非常痛恨，然而他又不能堅持實行他的意志；他愛喝酒，然而沒有錢，除了喝點淡酒如水般的酒而外，別

無他法。」

日本的第一個皇帝是神武天皇，天照大神的第五代後裔（他至今尚在三重縣的伊勢神宮被供奉着）。

日本的一切皇帝都是神武天皇的後裔，全日本民族都自認他們也與皇室一般享有這神聖的起源。因為這種僭越的假定，日本人稱他們自己爲「神明的子孫」，而日本人的宗教或觀念——西方的意義的「宗教」一語，當指國家的信仰之用時，在日本是禁忌的——則爲 *shinto*（神道）。*shin* 在日本文的意義是「神」，*do* 則是「道」。日本的歷史學家說神武天皇即位是約當基督紀元前六百年的時候，然歐西現代的學者則相信這即位之期約當基督紀元之初。無論如何，關於日本歷史的最初一千年間的事，只有神話與傳說可考：這是大家一致公認的。直到第八世紀之初，當着中國字體已被運用在日本文字中，因而確立書寫術的時候，詩歌與故事纔被那隸屬於皇宮中的職業的歷史家，被稱爲「語部」（即敘述故事者）的人所留心記誦，如此一代一代的流傳下來。日本的最早的文字紀錄，即出自這般「語部」之手。在這些著作中頂早的第一部（以日本文著述的）是「古事記」（西曆紀元七一二一年），一年之後纔有「風土記」及其它別的作品。但是最出名的還是「日本紀」（西曆紀元七二〇年），不過日本人自己却不重視此書，原因是此書係用中文而不是用日本文字著述的。

然而，這倒是頗饒興趣的事，我們試看這般作家中的一位便是舍人王，而他直系子

孫中的著作家又意見不鮮。有名的「令之義解」一書的作者即他的後裔，這書是對於第九世紀刑法的註釋與批評，亦可算那時代最重要的作品。清少納言，一位侍奉貞子皇后的宮女，即屬於這家族中的一人。她的「枕草紙」一書，是日記體，記述西曆紀元九九一至一〇〇〇年間的事，這書在日本國外或許比其它的歷史著作更爲出名。她的祖父在皇宮中作一位朝廷詩人，而這家族中的其它人員，亦各按其文學能力，而享有官職。

到了基督紀元之初，已經有十二個皇帝統治過日本帝國，雖則迄至此時，他們的勢力僅及於現今稱爲奈良地方四周的幾「國」。那時的「帝國」，在南方則有九州族以之爲繼續侵略的目標，在北方則有「倭奴」（或作蝦夷）隨時的襲擊。這「倭奴」便是日本的蠻族；他們的遺留者尙可在北海道，日本帝國最冷的區域之一，被人發現，並且就像澳洲等地的原始民族一樣，這種族的命運亦是註定要歸於消滅。巴琪萊（Bachelard）博士，一位英國人，並且是研究「倭奴」的權威學者，說這種族不能完全消滅，由於互通婚姻的關係，這「倭奴」的血液是理應留在日本人民身上；不過這兩族間互通婚姻的人數實在是不重要了。況且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只要一位「神明的子孫」與外國人或蠻種結婚，都是要被嚴厲威脅阻止的；這外國人與蠻族的稱號便是日本人用以加諸其它非日本民族身上的。這樣結婚的人無論男女都一定不易的會要失掉社會的尊敬。即以最近十年間的事情而論，則有一位日本貴族同一位法國女子結婚，而他的長子遂被剝奪他的爵位，其原因就爲了他的母親國籍的關

係。

在早期的日本皇族中人裏面，其值得稱述者是有數的。首先，則有橘姬皇后，日本武尊的夫人，她將自己犧牲於海之神前，以拯救她的丈夫，免於覆舟之險。她在日本已成不朽的人物，為後世所景仰，信奉之為日本理想的女性。其次則有那神宮皇后（一九一——二〇〇）。她親自帶領軍隊去征服朝鮮的一個部落，結果全朝鮮各部均俯首稱臣於日本。再則更有應神天皇（二七〇——三一〇），在他生時已被人崇奉為戰爭之神，至今全日本各地均崇拜之，尊稱之為「八幡」。在西曆紀元二八六年，他從高麗的百濟得到兩部書。其一即論語，另一則為千字文，與之俱來的則為高麗的學者，他們都成為皇宮中的教師，將筆錄的文字首先輸入日本。恰在二百五十年以後，這高麗的百濟又將佛像及經典輸入日本，雖則頗受某些巨室的強烈的反對，這新的宗教佛教，終於在日本國內建立堅定的地位。這新來的佛教，很得當時的攝政者聖德太子的擁護；他在第六世紀之末與第七世紀之初，代理推古皇后與皇長子執行政務。直到那時候，似乎就是朝廷中的本族亦不熱心而且沒有大志。聖德太子是一位人格高尚的人。他對於日本民族有很大的影響，他的命令一直達到最荒僻的孤島與在他統治下的人民。他鼓勵並且培植文化。我們可以說，這般上層的享有特權的階級開始對於文字的藝術發生興趣，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中國的文字，即是一種看了形體就可以在腦筋裏發生概念的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這時候也從中國方面，並且從

那三個較小的國度裏摹仿過來了；這三個國度現今即構成那長列的半島，日本人稱之爲朝鮮，而在西方各國則名之曰高麗。於是，在當時的攝政者聖德太子感化之下，中國象形文字的書寫術成爲一種溫文儒雅的業務了。爲了流行時尚的驅使，社會人士都不得不學習這種書法；日本帝國的產生與成長，實在是肇端於此時。古代的日本人所用的未成熟的書寫符號之尚未被遺忘者，無非因爲尚有傳說的神史，與神話的故事，將形諸筆墨的紀錄而已。時序變遷，世紀更易，這種對於書寫術之狂熱的嗜好亦隨之發展。後來，書法變爲人的品行之一要項了。它成爲階級與性格之表號。人們最留意的去考察它。在日本的小說中往往是如此，偶然的瞥見一位女士的筆跡，就是傳奇故事的預報；反之，如果一位男子還沒有得見他的意中人的書法，這是要用最大的焦急心期待他去看見它的。

逐漸的，對於這些中國象形文字，都賦與一種日本的發音，直到如今，一位日本學者可將漢字寫得像一個中國人所書的那般好，但是若叫一個日本人與一個中國人來各自高聲朗誦這寫下的文字，則被唸出來的會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字。這樣，一位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可以與一個中國人在紙上筆談，但卻不會說一句中國話。本來，中國字的寫法在日本是在聖德太子攝政之前就已知道的，不過一般麻木昏沉的人對之沒有興趣，並且它的用處亦不重要，直到聖德太子就任纔稍轉變。於是一種發音的假名表被發展起來，這是救濟日本，使它在文學上不完全依賴中國的辦法。以印度的字母爲依據，對於各日本首都給以文